



关注三湘
都市报微
信看E报。

民国最大“吃货”苏曼殊

屡犯戒律的酒肉和尚被世人公认为真君子

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中，流派众多、戒律亦杂，但有五条最根本的要求，即“五戒”：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淫欲、不妄言、不饮酒。在中国近现代史上，有两个出名的和尚被称为“南社二僧”，即李叔同和苏曼殊。

因为肠胃原因，苏曼殊曾在孙中山家养病，也曾在蒋介石寓所调养，由蒋介石夫人陈洁如悉心照料，去世前两天，蒋介石还亲自到医院看望过他。

一生频繁出入青楼，无视佛门清规戒律，吃牛肉喝花酒屡犯偷戒的曼殊和尚，在死后盖棺定论时，被世人评为道德尤极高尚，更被世人公认的君子陈独秀、柳亚子尊为真君子。

自称“糖僧” “雄于食”

苏曼殊一生三次出家，自称“和尚”，被人称之为“大师”、“上人”或“诗僧”、“情僧”、“怪僧”、“风流和尚”、“革命和尚”等。

苏曼殊是个吃甜食不要命的人，曾自称“糖僧”。

吴江土产的麦芽糖饼，常人吃三四枚已经足够，曼殊能一口气吃二十枚之多。

苏曼殊最喜好的是一种外国糖果，叫西洋摩尔登糖，据说是法国大仲马小说《茶花女》中女主角喜欢吃的，苏曼殊因为爱慕茶花女，也就特别爱吃这种糖果。每次有点润笔收入，就跑去买几瓶“摩尔登”，大吃一顿。

章太炎《曼殊遗画弁言》记载苏曼殊在日本“一日饮冰五六斤，比晚不能动，人以为死，视之犹有气，明日复饮冰如故。”

在日本留学时，苏曼殊有一次给柳亚子写信，落款时竟署明“写于红烧牛肉鸡片黄鱼之畔”，令收信的柳亚子捧腹大笑。

有次孙中山得知苏曼殊生活窘迫，派人给他送去二百元银洋，曼殊欣喜若狂，立即大发请贴，请周围朋友在餐馆聚餐。孙中山和廖仲恺接到请帖后哭笑不得，后来孙中山笑着说：“这就是曼殊，走，我们去赴宴，让他高兴高兴……”

苏曼殊在东京时，曾替费公直家写条幅，吃中饭时，他表示想吃鲍鱼，费公直便命人买一盘回来，他吃后意犹未尽，自己又跑出去买，连吃三大盘才罢休。

当夜，他腹痛不止，暴泻整晚，气息奄奄地休息了好几天。

在苏曼殊自己的《燕子龕随笔》中，他记载自己和革命家赵声（赵伯先）的交往，每次赵声必命士兵携壶购板鸭黄酒，赵“豪于饮”，他则“雄于食”。

馋嘴和尚 屡犯戒律

有次赵声取笑曼殊说：“和尚馋嘴吃肉，是否有违佛戒？”曼殊规矩矩正正经经地合什说：“佛说一切皆空，今罗列于前者，即他日的灰尘，又何足言怪。”

真是酒肉穿肠过，佛祖心中留。正如陈果夫后来在回忆中所讲，大家都“知道他是个怪和尚，也是个酒肉和尚”。

某次苏曼殊去易白沙处做客，一顿饭总共吃下炒面一碗、虾脍二盘、春卷十枚，还有许多糖果。易白沙以为曼殊手头拮据，多日挨饿，才会这样狼吞虎咽，便热情邀他明天再过来做客。曼殊连连摇头说：“不行，吃多了！明日须病，后日亦病。三日后当再来打扰。”

1911年春，苏曼殊从爪哇返国，因身上还有好几百元，于是他将那些钱全都买了糖果带上船。在

两星期航程中，他竟把所有的糖果吃完，让同船的人惊诧不已。

苏曼殊是杭州西湖白云庵的常客。传说住在庵里时，曼殊经常是白天睡觉，晚上短褂赤膊，脚拖木屐，孤星伴月游步苏堤、白堤，一走就是一夜，直到黎明才回到寺院里。

白云庵有月下老人祠，祠门有联曰：“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；是生前注定事莫错姻缘。”

白云庵意周和尚曾记曼殊小住于此的情形：“苏曼殊真是个怪人，来去无踪，他来时突然来，去是悄然去。你们吃饭的时候，他坐下来，吃完了顾自走开。他的手头似乎常常很窘，老是向庵里借钱，把钱汇到上海一个妓院中去。过不了多天，便有人从上海带来许多外国糖果和纸烟，于是他就不想吃饭了。独个儿躲在楼上吃糖、抽烟。”

曼殊是糖 甜到忧伤

1916年11月，苏曼殊在杭州写给刘半农的信中说：“胸膈时时作痛……雪茄当足一月之用。”

苏曼殊去世前一两年，在东京十分落魄，有时竟会典当掉剩余的衣服，赤条条不能见客。“货绝穷饿不得餐，则拥衾终日卧。”（柳亚子语），苏曼殊晚年因肠胃病住在上海宝昌路医院，院长禁止苏曼殊吃糖炒栗子，不料他私下藏匿了三四包糖炒栗子，趁人不注意偷吃。后来被转往广慈医院，医生仍以食糖为戒，

但积习难改，据说苏曼殊死后还是在他枕头底下发现不少糖果。

真可谓爱甜如命。

当时的著名连载小说名家包天笑（江苏吴县人），曾有一诗调侃苏曼殊的嗜糖顽习：

松糖桔饼又玫瑰，甜蜜香酥笑口开；

想是大师心里苦，要从苦处得甘来。

这几句调侃诗看得人心酸，只能说一句：曼殊是糖，甜到忧伤。

对于曼殊的贪吃 陈独秀有此评说

“人家也都引为笑柄，其实正是他的自杀政策。他眼见举世污浊，厌世的心肠很热烈，但又找不到其他出路，于是便乱吃乱喝起来，以求速死。在许多旧朋友中间，像曼殊这样清白的人，真是不可多得得了。”

凭几十幅画立足画坛

在颠沛流离居无定所的情况下，苏曼殊以一己之力编出了《汉英词典》、《英汉词典》，顺手还编了一本《粤英辞典》。

苏曼殊从未上过任何艺术类学校，也未师从任何大师，只是凭着爱好来绘画。

时任《太平洋报》总编的叶楚傖是曼殊的好友，数次请曼殊作《汾堤吊梦图》，屢索不遂，于是心生一计。闲谈时漫不经心地告诉曼殊，他买下了几斤香味扑鼻的外国五香牛肉，还有摩尔登洋糖和吕宋烟，都放在楼上美术编辑室，让曼殊有空可以去品尝。

曼殊听说美味，自然没有不去的道理。他一进房门，叶楚傖即在他身后上锁，声称，曼殊若不完成《汾堤吊梦图》，就别想出来。于是得逞。

大画家黄宾虹说：“曼殊一生，只留下了几十幅画，可惜他早死了，但就凭那几十幅画，其分量也就够抵得过我一辈子的多少幅画！”

只能说，这就是天才。

1918年5月2日，苏曼殊在上海广慈医院病逝，年仅35岁。死于肠胃病。

遗物只有数枚糖果，一只破旧的箱子，几盒胭脂和香囊。除此之外，一无所有。 ■来源：藁高木

